



田汉

# 国歌词作者田汉

田汉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毕生献身文艺事业。他是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其经典歌词是由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家喻户晓，名播华夏。

田汉一生著述甚丰。他在戏剧、电影剧本和诗歌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今天，我们要特别讲述的是田汉于抗战时期在山城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1940年初夏，田汉由汉口来到重庆。其时，他任汉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处长，郭沫若为厅长。同年6月16日，田汉和赵太侗（1932年至1936年任山东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任山东大学校长）一行来到北碚，此行是应世界佛学苑缙云山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法师之邀，登上缙云山，访问汉藏教理院。当时，太虚法师刚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各国（慰问侨胞和宣传抗战）回国不久。他们携回各国政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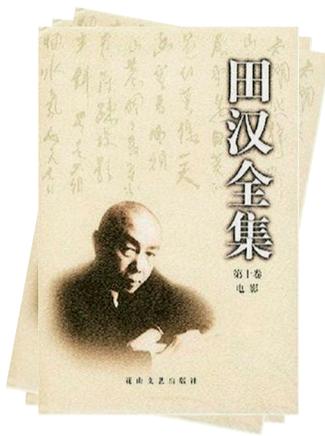
在乡下，斗笠和蓑衣都是土得掉渣的乡下雨具。但，对于乡下人来说，斗笠和蓑衣就是清贫之家的一分子，从不生分，且很亲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是万万离不开的。特别是小娃儿们，更是与斗笠、蓑衣密不可分，活脱脱一个“斗笠崽儿蓑衣娃”。

几顶圆圆的带着竹黄竹叶香的斗笠，和三两件紧致密实带着棕红色的蓑衣，就是乡下普通人家遮风挡雨的家什，在老屋里很是显眼。无论是挂在烟熏火燎般的墙壁上也行，还是丢在用草席覆盖的红苕堆、土豆堆上也罢，抑或是随手搁在风谷车上、石磨子上，必然是要让斗笠和蓑衣一抬眼就看得见，一伸手就拿到，随时可以取用。这就是乡下人把斗笠、蓑衣当成一件宝贝家当的朴素缘由，看似并不深奥，实则很有讲究。

而草帽在乡下是用于遮挡毒辣的日头的，严格意义上还不算雨具。草帽遇雨就变潮发黑，不耐看，不经用，乡下人也舍不得白白地糟蹋了草帽，只在大太阳天才戴，雨天里就只看得到坡上坡下田地里劳作的农家头上的斗笠和身上的蓑衣，与勤耕劳作黏得实实在在的。那情景看过去，会让鼻子酸酸的，

# 缙云山中留檄文

□朱渝生



田汉全集

团、佛教信众及侨胞所赠的法物及沿途所摄风景名胜照片数百张，还有在贝叶经书上写满了各国人民真诚祝愿中国抗战胜利的吉祥语。当时，太虚便在教理院图书馆楼下开辟一室，将这些物品分类陈列。此室称为“佛教访问团法物陈列室”。

田汉一行是陈列室的第一批客人。大家观赏得兴致正浓时，北碚突然发布空袭警报，大批日机掠过缙云山轰炸重庆。对日军的这项残暴罪行，田汉义愤填膺，挥毫写下七绝一首：

偕太侗、子展、双云诸兄及珊姊、维中等，登缙云山瞻仰太虚法师携归宝物，适遇警报，云敌机百五十架又来肆其残暴。今日为光明与黑暗之战，我僧伽同志在太虚法师领导下必能成为文化抗战之生力军也。

1940年6月16日，田汉在缙云山汉藏教理院的题跋。

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  
今世更无清静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田汉这帧自撰诗文书法（收入世界佛学苑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名人书作典藏》一书），是他现场的即兴之作。用笔劲爽，文采绚丽。诗后有跋，记下了日寇的残暴罪行。跋文内容为：

偕太侗、子展、双云诸兄及珊姊、维中等，登缙云山瞻仰太虚法师携归宝物，适遇警报，云敌机百五十架又来肆其残暴。今日为光明与黑暗之战，我僧伽同志在太虚法师领导下必能成为文化抗战之生力军也。

作为剧作家和诗人，田汉留下的书法作品不多见。这帧保存下来的书作，是抗战时期田汉在北碚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墨宝，也是一篇讨伐敌寇的檄文。它是那段中国全民抗战历史的见证，弥足珍贵。彼时田汉42岁。

田汉在北碚居住的时间很短，但做的事不少。1940年夏，他曾在北碚民众会场作了题为《巩固抗战必胜信念》的演讲，后又到陶行知在合川所办的育才学校看望师生并讲学。回渝时路过北碚双柏树，眼见张自忠埋骨处，他又感慨系之，有感而发，作《敬悼张自忠上将》诗。

诗云：  
柳江垫泪尚沾襟，  
又见元戎哭菜枕。

纵马不辞临敌险，  
拔刀犹念受恩深。  
以身为弹军人份，  
和血吞牙国士心。  
又过北碚双柏树，  
美他黄土覆真金。

田汉在北碚写成的诗作还有：《游缙云寺》《登缙云山赠赵清阁》等。

田汉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三位奠基人之一。然而，他的书法作品也颇具艺术特质，他擅长行草和隶书。以目前存世作品看，多以手札、对联、条幅、扇面居多。细窥其书法作品，彰显浓郁的文人书风和笔墨韵味。我以为，他的书法以草书最具风采，雄健洒脱，豪气奔放，风雅高洁，一派天成。

近日，有幸见到田汉为新中国成立16周年国庆，写的一副对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帧书法是田汉用隶书写在一副瓦当宣纸上的，颇具张迁碑和曹全碑的笔情意趣。上款用行书题：建国十六周年国庆节，下款署“田汉”二字，铃小篆田汉阳文印。尽管落款未写时间，但上款已作了最好的注释，巧在其中，给人遐想。

田汉书法存世量极少，隶书书法更为稀缺。这帧对联佳作，让我一饱眼福。

（作者系西南大学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斗笠崽儿蓑衣娃

□黎强

让眼角湿湿的。

还在当娃儿的我就晓得姑爷是编织斗笠的高手，编出的斗笠扎实好看且经用。提着锋利的砍刀，姑爷在竹山里砍来上好的慈竹、水竹，在土坝子架一根长板凳把竹子修枝、打磨，然后剖开、划细。待整根竹子变成带青的篾条，姑爷再把前几天清洗晾干的竹叶放在大簸箕中端来，在编织好的斗笠框架里配比、填充、压实。此时，姑爷那双握惯了锄把满是老茧的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就像绣花女人的手那样细腻，把斗笠做得与绣品一样精美。

姑爷把做好的斗笠并排着靠在挂着红辣椒、玉米棒的屋檐下，一顶顶透着山野竹香。姑爷直起酸痛的老腰，点一锅旱烟“叭叭叭”地吸着，不时用手掐去几根不顺眼的竹刺，让斗笠看起来更加舒服养眼。姑爷还捏捏我的小鼻梁对我说：“有新斗笠啦，下雨不怕淋了哟。”末了，姑爷还用灶膛灰兑些煤黑汁，在斗笠上写下姓氏，表明身份。哪天不小心丢失了，乡邻们捡到后也会送到家来，完璧归还。

小脚奶奶和姑姑在高高的老门槛上固定好几颗铁抓钉，当作编织蓑衣时的挂钩，不至于让编织的蓑衣松松垮垮的。一般来说，编织蓑衣是由姑姑操

盘，小脚奶奶坐在一边，把棕毛整理齐整递给姑姑编织，两娘母配合默契，一件厚厚实实的蓑衣大样就落成了。姑姑找来用树条磨成树针的工具，为蓑衣穿针引线，把蓑衣缝制得更加紧密扎实，就像她编织的草垫、草席一样，让姑爷百看不厌，很是喜欢。姑姑还把我拉在身边，给我披上新蓑衣，让我在堂屋里走几圈，侧头看看蓑衣，又看看我。

平日里，姑姑、姑爷对斗笠、蓑衣非常爱惜，破损的斗笠、掉棕的蓑衣，时不时地要塞进竹叶、补上竹条，把掉落棕毛的蓑衣细心地缝补，让略带老旧的斗笠、蓑衣常用常新。

对于娃儿们来说，乡下的斗笠、蓑衣是与童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件物件，只要玩得疯得快活，哪管斗笠、蓑衣损坏不损坏。一场偏东雨说来就来，趁大人不注意，娃儿们就顶着斗笠或披着蓑衣就跑到老屋前的小溪沟，扎起拦鱼坝，撮箕、篲箕齐上阵，在滂沱大雨中捉鱼摸虾。一不小心的斗笠从头上掉落下来，被正只顾舀鱼的小伙伴一脚踩了上去，只听“咔嚓”一下，斗笠的边沿被踩了个稀巴烂，急得掉落斗笠的孩子眼泪和着雨水往下淌，嘴上直嚷嚷“赔我斗笠，赔我斗笠”。闯祸的小伙伴嘴一撇，顶着自己

的小斗笠，溜啦。

洋芋、红苕到了开挖那几天，大人们在老屋背后的半山腰劳作，忙得不亦乐乎，可天公不作美，蘑菇状的乌云袭来，顷刻冒雨如注，只好躲在田埂旁边的柑子树岩穴缝避雨。一抬头，见雨雾笼罩的小路上急匆匆奔来一个头上顶着三两个斗笠、腋下夹着一蓬蓑衣的小不点，那是懂事的孩子给妈老汉送雨具来了。大人双手在嘴边合成喇叭状，对着娃儿喊道：“慢点，脚下把稳点哟，别摔到水田啦。”待娃儿跑拢，大人们来不及自己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却把娃儿脸上的雨水揩了又揩、擦了又擦。

斗笠和蓑衣还是乡下孩子的游戏道具。大人上坡干活去了，娃儿们心血来潮，抓起斗笠、蓑衣就跑到柑子林玩一种“黄泥巴仗”的游戏。蓑衣作为战袍，斗笠作为盾牌，在柑子林中玩得兴起，黄泥巴飞来飞去，童心飞扬，意趣盎然。可怜身上的蓑衣和手中的斗笠，被带着冲击力的黄泥巴弄得不堪。夜色向晚，炊烟升起，娃儿们才想起肚皮饿了，提着斗笠、蓑衣悄悄从后门溜进屋，把被损坏的斗笠、蓑衣丢在杳无人烟的角落。斗笠、蓑衣是大人们知根知底的家当，弄坏了，又怎能逃过大人的眼睛呢。

大人们心疼斗笠、蓑衣，也明白乡下娃儿简单的快乐来之不易，便假装生气说了娃儿一通。待娃儿们坐上老桌子把小脑袋埋进大土碗，把红苕稀饭吃得呼呼作响时，大人饿着肚皮，拿过破损的斗笠、蓑衣，找来备用的篾条、棕线默默地修补着它们，生怕斗笠、蓑衣也会在乡野的夜晚中痛得夜不能寐。

渐渐长大明白事理的我，有了对“斗笠崽儿蓑衣娃”新的解读，在心里对斗笠、蓑衣的恩泽与护佑，一直心存感激。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